

第二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二

治法類 君德

應 詔陳言疏 道光二十年

大理寺卿 倭 仁

竊臣蒙古世僕荷蒙

先皇帝知遇之恩至優極渥夙夜祗懼報稱無由我

皇上至德嗣興丕紹

鴻烈

受命之初即

告諭內外大小臣工共矢公忠弼成邦治又復

特詔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諸大端皆

得據實密奏誠念

祖宗締造之艱

先帝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勤求上理固非徒循庸言之故事博納諫之虛名

已也臣之愚昧何補高深顧蒙

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

清問之殷敢忘芻蕘之獻謹即

聖諭用人行政推聞言之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

頸舉踵觀 朝廷舉錯以卜昇平易泰之初九日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

迹者易見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為我

皇上陳之大抵君子拙訥小人巧佞君子恬退小人躁進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

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

國家元氣為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為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嚮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佞候人主喜

怒以相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倖拂為

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

當宸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運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遠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我

皇上天聰聰

明勤學念典執賢孰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念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眾一人之耳目而淆混者多幾微莫辨情偽

滋紛愛憎稍涉於偏私取舍即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其難大禹所以致數也今欲求所以知人豈有他術要惟本

皇上

好學之心勤求不急使

聖志益明

聖德益固耳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言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

便座講論導義以輔

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議論治體以廣聞聽我

願恭上

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為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真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

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身默會諸心以為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慎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

秀水王廷熙纂
王樹敏政聲編輯

非聖之書屏而弗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臣以為二臣所言人君修身養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實經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習以贊宸修致治要圖莫切於此矣臣學識庸陋無以仰承 德意謹就管見所及冒昧以陳伏乞 皇上採擇不勝惶悚之至

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御筆應答倭仁手詔頒示大小臣工曰夫言不逆耳不為諫今倭仁之言其庶幾歟然時異勢殊或有難於必行者如彼引程顥所云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日與賢俊相處固與狎宦官宮妾之益相去萬萬矣然賢俊之士或有才而無德日與習者非翰墨之場即馳騁之樂反不如以禮相接互相警戒之為善矣至於所言辨君子小人之分洵為切直之諫朕虛懷納焉嗣後大小臣工尤須以國計民生為重有所見聞剴切直陳以倭仁之直諫為法豈非朕之幸歟欽此

條陳日講事宜疏 道光三十年

禮部侍郎曾國藩

竊臣前於用人三策摺內言及康熙年間日講之例三月十一日奉

諭旨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

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查康熙年間例業臣部及各衙門俱已無存而臣之初意係於贊助

聖學之中陰寓陶成

人才之意原摺內所謂其幾在此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詳晰今一切應行事宜亦必求於人才有益不徒務講學之虛名謹

參考會典及

聖祖御製文集 國史列傳諸書竭愚見先定大概規模補前摺所未備請

皇上再交各衙門敷

議務使精益求精

聖學人才兩有裨益方得實效謹將臣所擬條款臚列於後

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謹按日講起居注官見在滿洲十員漢人十二員臣考舊章則日講官與起居注官係屬兩項非一項差事也自講官主執經入侍每日進講即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也起居注官主典禮侍班簪戴記即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也我朝順治十年設立日講官其時並無起居之名至康熙九年復舉行日講且創立起居注館於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講官兼攝之兩項差使乃併為一項矣厥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講而起居注官則未嘗廢銜上日講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來相沿不改其實所辦之事乃記注侍班之事日講二字則有空銜而無實事也今奉 旨舉行日講似須循名責實

二者仍分作兩項於見在記注官之外別添一項人作日講官以復順治及康熙之例其見在之起居注官祇於街上裁去日講二字其餘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來之例庶名實相符而於六朝成憲皆不稍背云 一講官員數謹按順治十

二年初設講官選詞臣八人不分滿漢康熙九年定設滿洲四員漢官員厥後遞有增加至十八員二十六員不等蓋以講官而兼記注之事職務較繁故也今既將講官與記注官分作兩項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為滿洲講官四員漢講官八員

一每日進講員數謹按順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學士率講官或二人或三人進講康熙年間每日進講之員無可查考臣愚以為進講之員太多不免徒務虛文謹擬每日以一人進講不事旅進旅退與尋常召見無異庶講官擬定專一得以悉心啟沃 皇上靜對臣工聽其講論今古亦得細察其精神器識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一講官應用何項人謹按見在起

居注官專用翰林兩衙門之人湖查康熙年間勵杜訥以州同而轉講官高士奇以中書而轉講官當時取人往往不限資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滿洲講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進講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設立講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見擬請除大學士掌院學士及六部都察院職事較繁無庸充補講官外其餘內閣學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與翰詹兩衙門一體充補講官庶取人之途較廣而仍不違乎成例 一定保舉講官之法謹按順治十二年初立

講官諭令大臣選詞林學問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選擇是保舉之法也康熙年間講官由題本開列請簡乾隆年間講官由引見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復設此官仍須行選擇保舉之法蓋保舉尚恐其濫惟保舉講官則斷不至於濫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學問平庸亦必不敢妄進以取戾也求 皇上於一二品大臣中 特旨派出四

五人令其各保數員以備進講此次所保之人或升遷出差將次缺員又求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進講所保之人必客止莊重靜氣溫雅又必兼熟通鑑會典二書如不稱職令其退出講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訥者不妨保舉 一進講之地謹按康熙年間進講之地在 懋勤殿為多惟十二年暫修宮殿 駕駐瀛臺即在瀛臺進講二十三年天氣嚴寒即在

煖閣進講其餘或在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輟講是地可隨時遷移也今奉 諭旨便殿進講 皇上見御東書房臣擬請即在東書房進講以後或有遷移臨時再降 諭旨 一進講之儀謹按康熙年間進講儀即初行三叩禮侍立諸講案前

進講講畢復行三叩禮至十六年停止講畢之三叩禮臣今擬就此儀稍為酌量請即東書房言之 皇上見御東書房臣擬請

進講講畢復行三叩禮至十六年停止講畢之三叩禮臣今擬就此儀稍為酌量請即東書房言之 皇上見御東書房臣擬請

上恭設一橫几為書案置所講之書於案上又豫設小几於室中為講官之講案屆時講官捧書入陳於講案上轉出案西跪東北面一叩興復案位侍立宣講講畢復轉出案西跪一叩興趨出如遇 聖駕不御東書房所有 皇上南面講

官北面之處有時限於地勢再臨行斟酌謹照此儀另繪一圖附呈 一進講之時謹按康熙年間尚未設立軍機處部院奏事即係大臣入對承 旨奏事既畢然後講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於部院未啟奏之前講官

先入進講遙想其時大約不過辰刻耳今則時勢移易較康熙年間迥有不同康熙年間部院章奏不過數件今則每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間各省章奏 聖祖省覽實待夜分然燭之後今則清晨裁定宣諭軍機而批答康熙年間引見人員甚少

今則逐日皆有引見有此數者之不同則每日早間 聖躬亦煩勞矣臣之愚見擬請待引見以後 皇上萬幾已畢御前大臣侍衛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後講官進講則有義理之悅而無他務之擾庶幾如 聖祖讀書記中所謂神

理淵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講之書謹按康熙年間所講之書先四書次尚書次周易次詩經次通鑑講通鑑之時仍兼講四書而順治年間亦曾繕譯通鑑及大學衍義二書呈進今臣聞 聖學高深諸經通鑑講貫已熟竊謂為君之道莫備於真

德孝衍義即落衍義補二書真氏於用人之道邱氏於理財治兵之道尤言之深切著明原給事中呂賢基曾以為諸臣擬請講此二書於今日時政實有裨益 一陳謹之道謹按講官陳說貴忠誠切直尤貴明於 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

諭講官宜進直言毋有隱諱二十一年 諭講官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啟沃又 聖祖御製講官箴曰體之行之朕躬是力載獻載替爾職宜飭又曰誼貴勸翼先正其心爾苟勿欺吐辭足欽經此八句則知切直者未有不由於忠誠

也至於 本朝掌故則大經大法實有超越前古者若能於每日進講之時將 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二條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發而為講官者必熟於 國家之典章則凡會典及 列朝聖訓皆當時時研究此中之庶屬人才

已不少矣一覆講之法講按康熙十四年 諭日講原期有益身心今祇講官進講朕不覆講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乃覆講如此庶幾有裨實學欽此臣思覆講之法不過疑者

詰之誤者辨之非必逐句討論也今講官講畢應請 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 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即不妨默識深領方為可久之道 纂成講書謹按康熙年間講官撰成講章分寫正副本先期將正本進呈其撰

法先列經文次列諸儒之說次列講官推演之義既講之後人將講章編輯成書今所傳四書解義書經易經各解義是也此
次所講衍義及衍義補真氏邱氏之書本係臣下進講體裁不必更撰講章亦不必先期呈進安祇須於本日遞一摺片云臣
某人今日進講第幾卷第幾頁某句起某句訖謹奏已為簡當至已講之後仍須編輯成書將來刊刻流傳以昭 聖學
之盛其編輯之法先鈔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講官敷陳之說以能徵引會典者為上於既講後三日呈遞俟發下之後彙繕成
帙彙成三卷進呈一次抑臣又有請者

聖祖御製文集中有講筵緒論二卷凡八十五條 皇上聰明天縱講筵觸發間有緒論敬祈發下交講官編入使臣等欣
誦之餘益加儆惕則興起多矣一講官體制謹按康熙年間講官 恩遇最為隆渥或賜詩篇或賜卽第或賞貂皮或

交部議敘錫資使著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議及也至於體制所在雖屬虛文亦宜稍示優異一得講官雖編輯檢科道皆得專
摺謝 恩其雨帽坐墊請照見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賀班次請照南書房翰林之例至於春秋 經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

之次並隨至 文淵閣賜茶其科道充講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間有扈從之時講官所用帳房及一切應用物件仍遵
康熙十二年 諭定章程酌定數目由內務府給與一進講年數謹按康熙進講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載中

間如三藩用兵九省騷動捐例常開倉庫空虛實有倍甚於今日者而未嘗停講蓋 聖祖實由於此中深求政要兼厲
人才非以此為文史之娛也湯斌之放江蘇巡撫 聖祖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故特爾爾熊賜履之既沒

聖祖諭吏部曰賜履夙學老成為講官多年未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體直言講論當時偉人輩出大抵多識
拔於講筵之中蓋侍學既久故知之真也 皇上復舉舊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故雖有偏災小警不可停罷漸

濡既久風氣日振臣前指所謂十年以後人才當起色也若舉行數載或即停止雖於 聖學無損而固不能收百年樹人
之效區區之忱尤在於此伏乞 聖鑒

以上十四條竭臣愚忠粗定大概規模其有不典不詳求 皇上飭交各衙門覈覆施行謹 奏
遵 旨會議日講事宜並陳管見疏_{禮部} 光緒三十年四月

本月初四日奉 上諭會同潘奏日講事宜十四條並繪圖呈覽一摺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與前交議日講摺件一并議奏
圖并發欽此仰見我 皇上親理萬幾弗遑宵旰偶乘餘暇更以勤學窮理為兢兢臣等欽佩之餘益深感悚奉 命以

來悉心籌畫復博採旁諮始以為事在可行繼覺其勢有未便謹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伏思帝王之學以實而不以文貴

要而不貴多自來經史之昭垂儒先之疏義所以資研究供觀覽者固已惟人惟備後人所見不能出其範圍今若再選儒臣

排日進講仍不外蹈襲舊說綴輯成文竊謂

聖學之增崇不恃乎此即人才之鑒別亦不恃乎此也臣等恭讀乾隆十一

年

上諭朕命翰林科道官輪日進講經史本欲研究經術闡明義理以淑身心以鑑興廢而諸臣講論往往闌入條陳

若實有裨政務則亦何害要不當借端立說以逞私見也如檢討程恂舉程子一命之士苟留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條因
請重縣尉之選欲以士人初任是官而重其秩是一縣又增一令也成何政體再詞臣以文字為職業自當雅贍優嫺方不愧
清華之選其中才學冲裕如張鵬翀沈德潛等間或一加超擢而躁進之徒競思進獻若借此可以為梯榮之捷徑者不知沈
德潛優升閣學朕原因其為人誠實謹厚且憐其晚遇用是稠迭加恩以勵老成積學之士張鵬翀則素知其敏捷且資俸已
深歷升詹事初不因進詩優擢若謂朕進用人才沾沾於文藝之末雕章琢句專事浮華此風一熾必有藉手捉刀布圖僥倖
者豈不玷玉堂而貽羞文苑耶其務殫實心崇正學明大體以無負稽古論思之厚望等因欽此又嘉慶十四年廷臣曾有請
令翰林科道日進講義之奏奉

上諭朕每日恭閱

先朝實錄誠以

列聖修齊治平之道無不備載典型

儀式夙夜寅承萬幾之暇披覽者亦皆經史諸書鑒觀得失以期有裨治化若使翰林科道日進講義而所撰述不過摭拾陳
言敷衍入告無論二典三謨未能窺其涯涘即賈董諸書論說亦恐不能鼓及設敷奏可觀而能言者又未必能行况所敷陳
又未必盡出己手若就此現其學識加以甄拔恐亦未能遽得真才行之日久又生弊端仍屬視為具文於事毫無裨益又豈
務實之道乎特將朕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處通諭知之欽此臣等敬錄

兩朝訓諭實於進講之流弊洞燭無遺因思

經筵與日講雖事之鉅細不同其為講實則一而經筵則舉行至今若日講之事有益無弊亦何至旋行旋止乃自乾隆十

四年停罷之後不復再見舉行迄今一百餘年矣誠以經筵每歲一行進講者皆

特簡大員有益無損故行之可久日講

則排日常行進講者自七名至四五名不等更番入直人數眾多日久則法易弛人眾則心不一故借端立說已見於前事而

希榮之見亦難保其必無且稱

旨則倖心易生徒勞則怠心易起始而欲速繼而畏難無益有損故不久而遂止今人之

學問不能勝於當年今人之干進未必遜於往日勸說雷同原無補於啟沃論篤是與又恐誤於色莊臣等伏讀

聖諭

之周詳參考同官之議論確有見於日講一節於聽言之道取人之法兩無裨益與其弊生而停止莫若先事而不行該侍郎所陳十四條應請毋庸置議

請進日講疏同治元年

工部尚書倭 仁

竊聞考古可以知今慎終必先圖始自來求治之君或於便殿涉覽庫書或於經筵講求古訓本集思廣益之心為勤學好問之事豈過為是勞苦哉蓋是非悉昭於千古法戒即判於一人心以有所慕而思奮舍己乃可以從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艱乃可以圖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比去年秋間京師盛傳

外欣欣固不以手加額曰此帝王所不數見之盛事

皇太后聖明天縱猶孜孜好學如是我輩宜何如砥礪勉為 國家有用之才爭向書肆購求通鑑所

有善本為之紙貴可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若使見諸實事者為令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見

舉行自以政務殷繁暫為停緩耳以 皇太后求治之誠豈有如勤終怠之慮哉但今天下望治情殷美意爭傳於萬口

實政未舉於一朝論者以 朝廷有此善舉而諸臣不克贊成其事誠可惜也或謂今日之務宜求實濟不必沾沾於具文不

知具文與實濟不分於迹而分於心心之不存雖帝典王謨皆可視為具文而無關體要心之所屬雖衡謳巷議皆有資於實

濟而為益身心况通鑑一書備詳治忽之由足定從違之準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願 皇太后明降諭旨諒

日進講以天璽之聰明日新之學問不惟 聖治彌臻美備中外共仰精勤而我 皇上好學之心日間 慈訓亦

必益思奮勉矣

額懇暫緩歸政以慰 聖學疏光緒十二年 頤慶宮王大臣

竊臣等伏讀六月初十日 懿旨以 皇帝典學有成 諭於明年正月舉行親政典禮詔辭宏遠酌古準今尋

繹回環且欽且感伏思我 皇太后躬仁聖之資值維艱之運削平九宇撫定四方史冊罕儔功德莫二茲當 璇

闈歸政頤養沖和既大慰日夕期望之心亦稍釋宵旰之重凡茲臣庶孰不欣愉然臣等日侍 講筵深維時局有不得

不縷晰備陳者幸 皇太后垂察焉 皇上天璽聰明過目成誦六經諸史前數年即能舉其辭然經義至深史書極

不縷晰備陳者幸 皇太后垂察焉 皇上天璽聰明過目成誦六經諸史前數年即能舉其辭然經義至深史書極

博學諸山海非一覽所窮此講習之事猶未盡徹者一也天下之聞莫如章奏前者章奏

總論將軍機處近年摺奏抄

錄講肆

皇上隨時披覽亦能一聞瞭然大而兵農禮樂細而鹽關河漕頭緒紛繁兼綜不易此批答之事猶未備習者二

也清語圖書我

朝根本

皇上記誦甚博書寫亦工然切音聲義頗極精微固須名物靡遺尤必文義貫串滿蒙奏牘各

體攸殊此繙譯之事猶未熟精者三也為君至難萬幾至重多一日養正即有一日之功加一分講求即獲一分之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皇太后體

祖宗之心為心二十餘年憂勞如一日儻俟一二年後

聖學大成春秋

鼎盛從容授政以弼我不丕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

宗社之慶也

呈進書籍疏 同治元年

大學士 祁雋藻

竊臣以衰病退休之員蒙

恩召用復蒙

皇太后懿旨俾直

殿廷恭侍

講幄竊見

皇上聰明天聖聖度淵

冲誦讀之餘繼以講解緝熙光明之學實基於此臣雖至愚極陋亦思勉抒聞見隨事敷陳仰答生成稍圖報稱無如年迫遲

暮舊疾纏綿經久不愈以致展假期滿未能入直當差感戴仁恩悚惶無措而區區愚忱有不能不為

皇上陳之者恭讀

今年二月

懿旨帝王之學不在章句訓詁惟冀首端蒙養懋厥身修務於一言一動以及天下民物之蹟古今治亂之

原均各講明切究係歸篤實等因欽此

慈訓昭垂為

皇上裕養正之規至深且遠臣竊惟典學之要誦讀為先而

講解之功更為切實蓋非誦讀不能習其文字非講解不能通其義理也大學一書

皇上業已讀畢凡制治保邦之要用

入行政之原胥於是乎在要之為人君之道在止於仁一言而已治國平天下兩章言仁者六而終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蓋仁者必以仁親為寶故能愛人能忍人不仁者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矣仁者必以貪戾為戒故忠信以得之不

仁者則驕泰以失之矣仁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以財發身不仁者則以身發財鬻害並至矣千古治亂之機判於義利

而我利之判則由於上之好仁不好仁也即如近日所講常鑑圖說下車泣罪解網施恩澤及枯骨等事則即古帝王仁心所

見端也至若納諫求賢尊儒遠佞則仁親為寶能好能惡之說也露臺罷工裘馬卻獻則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之說也以今

考古以圖徵書心不厭則易入力不勞則有功古人在圖右書誠不可偏廢也臣愚竊謂帝鑑圖說講畢即宜進講輿地之學

大清會典中有 皇輿全圖各省府州廳分圖山川疆域形勢開卷瞭然且篇幅簡明較之大圖易於指畫並有禮制

武備天文等圖可資博考又耕織圖則農桑之事衣食之原纖悉具陳又馬逐蟲風圖繪事古質嘉慶年間取以聯句內府畫本石刻俱在可資檢閱

欽定月令輯要校時通考二書皆足與耕織蠶風等圖互相發明

皇上讀書之暇隨時

講求庶幾知稼穡之艱難守成之不易也再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首言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自格致誠正以至修身齊家牖引經史法戒昭然誠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國朝大學士陳宏謀輯要六卷選擇簡當尤易披尋又臣於道光年間江蘇學政任內恭刊朱子小學此書內篇四卷外篇二卷多引經傳要語及先賢名臣格言於初學最為切要入康熙年間博學宏詞杜詔所撰讀史論畧一卷雖係家塾簡便刻本而自秦漢以下歷代史事治亂興衰之故大畧具見以上三書皆臣家所舊存者一併恭呈御覽以備采摘伏願皇上處書屋之尊慎再書之戒敬勝怠義勝欲千古心法不外乎此即大學緝熙敬止之實義也由是經史貫通日積月累聖學日懋聖德日崇本仁心以行仁政飭吏治而恤民生治平之效庶可復見臣雖蒲柳衰姿伏處草莽亦得優游仁宇長瞻雲日之輝矣

敬抒末議培養聖學疏 咸豐十一年

監察御史朱潮

伏惟 皇上聰明天亶宣紹丕基際 國家多難之時承

祖宗付託之重凡所以繼

先志而慰民望者蓋

廟堂之咨傲深矣久大之規肇於初服治平之業裕於冲齡臣勉竭愚忱冀效千慮之一得竊謂

聖德以培養為先

聖學以擴充為務臣嘗讀書有曰在昔文武聰明齊聖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夫僕從統乎宮庭而言之正人濟濟宜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矣周室盛時綱紀肅清前後左右豈有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而書若重深顧慮兢兢致戒者防之於未然也異物之玩好小人逢迎之緣也玩好屏則志氣益清此日之喜怒他年刑賞之用也喜怒平則措施必當是以發端在謹其細而動作貴慎其幾宋哲宗臨御經筵忽憑檻戲折柳枝講臣程頤正容進曰方春發生不宜無故摧折此謹其細者也上書宣仁太后請主上左右內侍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此慎其幾者類也細者鉅之積幾者事之微

聖德之日懋基於此矣

皇上誦習詩書以目前而論凡性命之奧旨學問之微言進講似可稍緩但讀必兼講

講理則深邃講事則顯明周公以成王年幼作七月之詩淺近易解使瞽瞍朝夕諷詠俾知稼穡之艱難即以講輔讀也臣思歷代可法可戒之事及夫

列祖

列宗文德武功其中尤易於宣講者請

旨命翰林院詞臣分門別類先編

列十百條辭惟取其顯亮文無貴乎太長每日恭錄進呈 御覽或十條或八條令授讀之臣明白曉暢敷陳其事言以先入為主一經耳熟裨益非淺况我 皇上濬哲達聰今日之縷析條分即異日之綜經貫史由事以要諸理次第講求聖慮之日新基於此矣臣敬際 聖明土壤細流詎有裨於萬一

籲請 歸政疏呈政務處代奏

吳保初

竊維庚子之亂為我中國四十年未有之奇禍

九廟震驚生靈塗炭

乘輿播越

宗社幾危當

皇太后

皇上倉猝西幸之時又安知復有今日創鉅痛深國勢岌岌已早在我

皇太后

皇上聖明洞鑒之中然小臣

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敬為我

皇太后

皇上披瀝陳之溯自戊戌年我

皇太后

皇太后訓政以來母慈子孝天下共

知然當時外間猶有幽禁廢立之謠邇來事勢益急列強眈眈不可終日臣亦知今後 朝廷慎固邦交斷不至再有庚子之

事然而民智未開教養未得其道 朝廷雖 明諭疊頒力行新政竊窺諸臣所為除極意搜括外別無良法是上以誠求而

下以偽應悞國欺君莫此為甚况今大難初平元氣凋喪西北之族既飽於虎狼東南之民幾淪於魚鱉若再任聽諸臣恣情

敲撲誠恐一旦內訌遽作外患乘之消息甚微所關極大則諸臣之欺我

皇太后

皇上者宗社存亡非小臣所敢

知也伏維前歲之亂賴我

皇太后從善如流誅竊禍首宸衷獨斷反危為安當禍亂交作之時外人猶未遽分我土地

國內人心猶未遽離者以我

皇上仁孝英明中外愛戴之故徒以 聖躬不豫時

皇太后出而

訓政於是謬妄

之徒意存窺測奸宗則覬覦神器憐人則遷怒鄰交衅起忽微禍延全國在

皇太后初意本欲調護

聖躬不意遽致

此變此皆日月之過傳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不其然乎我

皇上罪己之詔屢下

善則歸親過則歸己天下讀之莫不感動涕泣

皇太后今日亦可以默亮我

皇上至孝至順之心矣又伏讀累次

慈諭既曰母子一心足見宮庭之問蒙無隔閡宜及時歸政以安天下之人心而列強之觀聽况我

皇上春秋鼎盛

咸 聖躬久報大安

皇太后時值倦勤萬幾親理宵衣旰食舍逸就勞推

皇上孝養之心必不能安猶記同治初

年華洋倭擾禍及京津

宗祀之危有如累卵賴

皇太后知人善任克集大勲中興之隆振古無比及

穆

宗毅皇帝既離保傳撤簾歸政成功不居哉

皇上冲齡踐祚

皇太后保護提撕已非一日今者事勢雖殊而憂勞

獨苦豈宜復障 宵慮膳膳自安加之 鑒取初迴長途况瘁亦宜安居深宮藉資頤養乃足以全 皇上之大孝顯

皇太后之至慈也 皇太后試一詢之廷臣若有以此事為可緩者必其私心未化自便已圖非我 列聖之臣子臣

愚以為今當 迴鑒伊始重奠邦基亟宜先舉 歸政大典然後敷設新政切實舉行中興之功庶幾可待我 皇上柔順文

明必能先意承志曲體親心斷不致有負 慈恩致為盛德之累竊願 皇太后宸衷獨斷毅然行之竊思庚子之變

皇上盛德實為海內外人心所歸嚮故大學士李鴻章奉 命議和得以和平了結今者重臣既喪專對無人南省諸藩

自顧不給萬一再有變端孰能收拾平陽之痛五國之悲恐必有劇於前日者夫歸政則福祚如此不歸政則危禍如彼臣雖

至愚亦知我 皇太后必不舍安榮而就危辱總之 親政距典一日不行則外間浮言一日難靖即邦本一日不安而味

於時勢妄言揣測之臣工猶以廣立儲為請者莠言熒惑臣竊憂之方今 聖明在上左右維賢匡直輔翼之大計豈必待疏

遜卑賤之小臣惟大臣隱忍而不言斯小臣不得不冒死以抗 奏抑臣聞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聞狂夫之言 聖人擇

焉况臣世受 國恩臣之休戚實與我 國家安危共之者乎但使臣言有萬一之可行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激切之

情謹恭摺以聞

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咸豐元年 禮部侍郎曾國藩

奏為敬陳 聖德仰贊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消弊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

去其六弊臣竊觀 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 皇上陳之

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

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疎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

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 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 皇上僅予譴罰初無

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又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為行禮禮部明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為貂褂 御門常服珠旒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

忽改為補褂以此等為尊 居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

者

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臣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為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台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為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台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州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州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剽掠今軍興一載外聞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與圖乾隆與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微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凡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自謹自待不敢以專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頗情典藉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聞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問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攷古來之成敗計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益為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偬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復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多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梗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乎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

製詩文集業蒙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

十以後

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意風

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為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上娛神淡遠恭己有怡曠然若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臣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不預防去歲未言之 詔本以用

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 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

皇上之意以為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

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

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為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為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為當斯為

國人皆曰賢黜陟者 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

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

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

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逖大率賢直者少緘默者多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

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

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

天威如禧惡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開物論紛紛久之竟

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

萌培其風骨養其威棱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

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鋷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燦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奔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

已今日 皇上之所以使審高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

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棱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 皇上獨任其勞而

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遑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遑平而 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

之人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禹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夫舜與成王何

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

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臣謹結卿陪幸達 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

真始芻言疏咸豐元年

給事中 蘇廷魁

奏為敬陳慎始芻言仰佐

新政事臣聞君如天地以交泰為理必實意相孚上無所疑下無所隱然後民情畢達職業

具舉內寇靖而外夷服四序調而萬物和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臣始補官伏讀

上諭有拾遺補闕朕所樂聞之言竊幸

唐虞三代君臣交儆之隆將復見於今日臣忝諫司敢不竭愚以效一得之獻乎謹案春秋書元年之意欲人君慎始而正其

本也 皇上聖性至孝嗣服初元必深思繼述之難有非臣所能窺測萬一者然自古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羣言為用

方今時勢頽壞從而救之非博詢衆智力行善政不足以聳天下之視聽而激發其天良說命曰行之維艱王忱不艱益聽言

誠信其效可立致也 皇上御極之初允請舉行日講以禮臣議奏停止臣不敢贅言但惜當時大臣不能和衷商榷將順

盛美致中外頗有 諭旨輕改之疑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安危在出令善令及汗所關非小若早慎之於始當必有

以處此矣臣愚不識忌諱伏願 皇上敬念德元無忘典學精求宏濟之道允執勞謙之義預防驕泰之萌 深居燕閒

則以兩廣盜賊未平遠方觀釁為儆所謂任大守重莫先於治心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更請以建元伊始 特旨禮問

致仕耆儒如湯金釗者以尊賢養老昭示天下 飭各省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必嚴取真才以備採用如有虛應故事名

實不符一經查劾即坐舉主凡條陳籌備經費事屬專利有損於民者概予斥罷使天下咸知 朝廷所尚在德不在財又擇

翰詹中敦樸有識者為講官與九卿分班值日預備 召見准其繕呈講義論列時務 皇上虛懷下問誘使盡言儀文無

晉接之繁而事體有替襄之益如是則 宸修日懋聖智愈明任賢去邪當機立斷弊除其太甚令出於必行所以正綱紀

興教化弭災害而長享太平者皆本於此若謂摩言易感得人尤難恐非推誠接物之論今天下不患無才患士氣不振耳取

舍慎於上則名節重於下凡屬臣子親見 君父勵精圖治與人為善之誠而尚敢因循苟且營私取利者未之有也宋臣

司馬光曰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失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失於苛細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臣之獻愚

有類於是

三漸宜防疏 咸豐二年

太僕寺少卿 徐繼畲

奏為敬獻芻言事臣伏見近日雨澤愆期

皇上允侍即呂賢基之處特頒

諭旨使羣臣各進直言又因御史陳壇之

奏而有引咎責躬之

諭此誠禹湯之用心也雨暘未能時若事體猶屬尋常至若雨暘匪徒跳梁未已南河大工舍龍未

報又值庫帑支絀籌措維艱宵旰憂勞莫能稍釋臣以此為

上天仁愛

聖主使之宏濟於艱難而增修美德業也

自古帝王或多難以興邦或殷憂而啟聖遂豫者怠荒之由艱危者修身之助歷稽往古大抵如斯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

仁孝恭儉之德遐邇同欽靜穆淵深之度臣隣共仰而且日勤萬幾兢兢業業不遁不殖出於自然以

徇齊敦敏之資懋

輝照光明之學溥海臣民所為欣欣拭目觀

聖治之日隆者也臣幼讀虞書見禹之戒舜有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

是好意嘗疑之以為舜之大聖何至有此禹之陳謨似乎過慮然舜且傾心聽納而曰師汝昌言審思其故乃知聖賢克治之

功至微至密誠以人心惟危嗜欲易縱一失其閑而其流遂無所底極故以至聖至神而恆取下愚之事以為炯戒不敢謂斷

不至此而無庸措意也見當釋服禮成事殊往日有不得不變之起居有不能不備之儀制正羣情易涉鋪張之時亦風氣易

於轉移之候雖

聖人慎終如始懋德日進无疆而古人杜漸防微檢身常若不及昔唐臣魏徵十漸之疏太宗嘉納千古

以為美談夫漸者已然之詞也正之於已然何如防之於未然臣謹師其意行為三防之說極知迂陋無補

高深而葵藿

微忱不能自己伏望 幾餘幸垂採納一土木之漸宜防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尚儉樸 大內宮殿一仍前明舊

貫無所改作惟 圓明園為三時聽政之地

避暑山莊為秋獮駐蹕之所兩處規模至乾隆年間而大修嘉慶年間有歲修

而無增益我

宣宗成皇帝風崇儉素力矯浮華傲神堯之築土階法大禹之卑宮室篤於孝思暫停秋獮熱河一切工

程悉行罷罷惟於 圓明園澄爽靜穆

聖性所安自正月至十月恆駐於此然三十年中未嘗增一堵一樣其游觀不

及之地坐落或報應修輒令拆撤以故

內府之帑前後撥出外庫者凡一千數百萬此節省之明效也然無識之徒乃謂乾

隆年間營繕多而財有餘道光年間工程少而財愈不足此等無稽之談正亦不煩深辨昔漢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不築露

臺史臣美之唐太宗固宰相詢問北門小營繕如以誚讓魏徵以正言爭之隨即省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裁省土木為盛德

者也 皇上節儉性成

前徽允紹即今移蹕

園居不聞有增修坐落之事

先聖

後聖之事同揆凡在

臣民胥深欽仰臣竊計數年以來園亭久曠所修之工必應不少一切管理之人未必咸知大體或以有事為榮或以沾潤為

念方且謂踏淡無華觀瞻未肅荒無不治神爽未怡或謂

先朝堂構不應坐聽凋殘九有富繁不必計較纖悉方今軍

務未完河工未畢人知帑藏之空虛亦料無暇於及此將來兩事告厥內庫稍充難保無以營繕之說漸漸嘗試者伏望

皇上堅持素念概勿允從苟非萬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罷至於裝修陳設之華珍奇玩好之類可省即省無取鋪張 宮廷

內有一分之損裁軍民間即受一分之補益使天下咸知 堯舜之用心出於尋常萬萬也臣所謂土木之漸宜防者此也

一宴安之漸宜防也臣嘗觀孔子說詩以關雎為首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得性情之正也興取關雎因其摯而有

別也漢儒匡衡之說關雎也曰情欲之感無分乎儀容宴安之私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其言有別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蓋主德之或昏或明君身之或強或弱政事之或怠或勤民瘼之或通或隔撥厥

根原皆繫於此是故善后脫簪珥而周宣賴以中興班姬解同輩而漢史嘉其知禮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是為修省最切之地

懲燕耽之過嚴蠱惑之防嘯笑不敢輕詞色不妄假務使清明之志氣在宮無改於在廷肅穆之中天命流行而盛德大業胥

於此審端焉 皇上健法天行至剛無慾當此釋服禮成將備周官九嬪之制行大雅百男之祥竊以為 聖德之日新

又新 聖政之久安長治皆將基之於此臣謹臚往古之陳言以當聾聵之諷誦所謂晏安之漸宜防者此也一壅蔽之漸

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之不通然言路既通而壅蔽之患轉有生於不覺者不可不防其漸也何者言事之人學識

不同賢否亦異其切中事理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固不乏人然亦有本無事見未悉事情欲露姓名勉陳勸說又或意在沽名

故為噪聒鼓其矜張之氣不顧事理之安甚至不肖之徒隱藏欺詐或懷挾仇怨以公濟私或受人指揮以言為市諸如此類

難保其無雖有納諫之君將生厭薄之意既生厭薄之意即無採擇之心而耳目之事不能不列有所寄疏遠者不可信不得

不寄之親近文墨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粗才始則轉信而成疑繼則廢明而用察馴致以羣言為徒亂人意而無事折中以

衆論為各挾私心而每伸獨斷如是則偏重之勢成而壅蔽之患生矣夫根莠雖多嘉禾不可棄也驚駘雖眾騏驎不可舍也

因根莠而急耕耘嘉禾亦摧殘而不殖因驚駘而倦撻騏驎亦踣躅而不前是故聖帝明王有見於此不以言事者多所非

紛而遂疏於採擇也哉 皇上御極之初即以開言路為務自倭仁一疏 手詔褒嘉言事者紛紛而起 皇上虛懷

聽納一言可採立見施行縱有謬談亦不深責臣以為空言塞責事出庸愚一覽擲之無闕輕重激直沽名由於器小在其人

客氣用事難語學術之真純在

皇上大度優容適見

聖懷之淵邃至於受人指使迹涉營私果其確有可憑必當明